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聲週報

第四期

社址：上海赫德路福德坊一五九六號
定價：每期三分全年連郵費一元五角
日期：二十年十月廿四日出版

第四期目錄

- 怎樣才能實現全國和平統一？
且看今後的國民黨 陳啓天
對國民黨統一會議的要求 左舜生
提高民權的具體辦法 王造時
什麼是目前所需要的救國政府？ 劉仲平
東北問題之癥結 劉天子
野戰抗日 張恪惟
滿洲問題與列強外交政策 常乃惠
痛關幾種似是而非的救國論調 謝承平
滿洲痛史(四) 劉天子
日本果足畏乎？(轉載) 江聲
龔德柏

本刊特別啓事

本刊自本期起改訂小冊，以便讀者。定價略加，以資維持。凡訂閱者請直寄本社可也。

怎樣才能實現全國和平統一？

一？ 陳啓天

自國民黨執政以來，全國的和平統一固未實現，即國民黨內的和平統一，也未實現。當此赤匪猖獗，日軍壓境，亡國滅種，禍在眼前的時候，突然現出和平統一的一轉機，不能不說是一件很可慶幸的事體。但是我們要和平統一的一轉機，完全變成事實，必須求得真正和平統一的方法；要求得真正和平統一的方法，必須明瞭過去不能和平統一的根本原因所在，而澈底加以改正。過去不能和平統一的根本原因在什麼地方呢？我們可以簡單答覆：是在國民黨「對內只知有派，不知有黨，對外只知有黨，不知有國」而已。換句話說，乃

由國民黨對內對外都只知自私和排他而已。何以說國民黨對內只知有派，不知有黨？我們試取近五年來的國民黨內爭的事實一看，便可明白。同屬一黨，今天我說你是反革命，明天你說我是反動派；今天我要打倒你，明天你要打倒我；打來打去，鬧個不休，結果是派既不能成功，黨亦歸於失敗。推其原因，在求派的勝利，不惜黨的失敗，在求自私，不惜排他而已。現在國民黨甯粵兩方議和，似乎已有覺悟，看看胡漢民先生給粵方的刪電，便是一證。該電說：「……現在外患急迫，不弱於甲午，而國內不調整之現象，則爲甲午所未有。其所以致此之由，在於過去黨內紛糾迭乘，政治舉措失當。人每欲挾黨內一部份力量爲己有，黨即失其屬

結之本體。人每欲自私，即互相排他。排他則糾紛愈多，而各人遂忙於對人，忽於對事……久而久之，黨不為人民所重，乃為人民所輕，積漸且為人民所忌恨矣。……此其錯誤皆不容吾輩各自諉責，弟亦容或為錯誤中之一人。目前欲求今後政治上開展之生路，乃不得不於過去種種錯誤持改正之決心。弟深信吾輩同志能體總理親愛精誠之旨，斯黨可以團結堅固，能體總理天下為公之精神，斯過去一切錯誤即可改正。」

不錯，國民黨內因自私排他，致黨為人民所輕，所忌恨，到現在已到了極地了！今後欲不為人民所輕，所忌恨，只有改正過去種種錯誤，勿再自私排他。現在上海舉行的國民黨的和平會議，即是他們自己改正過去種種錯誤的惟一時機，我們且看他的結果罷！如果國民黨真正覺悟，決心改正過去種種錯誤，使國民黨今後能成爲一個和平統一的黨，也是我們人民樂觀其成的。不過我們還要勸告國民黨：過去國民黨對內因自私排他造成種種錯誤，致爲人民所輕，對外也因自私排他造成種種錯誤，致爲人民所恨。對黨內的錯誤固須改正，對黨外的錯誤，尤其應該改正。國民黨對黨外的重要錯誤在什麼地方呢？扼要點說，即在違反天下爲公的精神

，實行一黨專政的惡法。國家是全國人民的國家，一切設施應該由人民作主，爲人民着想，這便是天下爲公的精神。而自國民黨執政以來，有黨國無民國，有黨治無民治，有黨權無民權，有黨意無民意。有黨員無國民，有訓政無憲政。一切權利，概歸黨員。一切義務，概歸國民。一切自由，概受限制。稍有異議，便成反動。在此種政治之下，一般人民不但忌恨，而且痛心。忌恨什麼？忌恨國民黨以黨治做自私和排他的工具。痛心什麼？痛心國民黨只知道有黨不知有國，致陷國家於危亡而莫能救。現在國民黨對內既有覺悟的表示，還須進一步對外也有真正覺悟的辦法。真正有覺悟的辦法，只有「取消黨治，實行憲政」。所謂取消黨治，實行憲政，必須貫徹以下幾種原則：

- 一、一切政黨或團體除赤匪外，都有法律上的保障，不受一黨一派的壓迫或干涉。
- 二、一切言論都有法律上的保障，不受一黨一派的壓迫或干涉。
- 三、國家的根本法律即憲法必須根據全國人民的公意，不是一黨一派的主張；必須保障全國人民的權利並限制政府的職權，不是用以鞏固一黨一派政權的工具。
- 四、執政者無論何黨何派，其他黨派

必須在法律上有參政的自由和機會。

五、爲貫徹以上幾種原則，在目前應該民選代表開一個全國和平統一會議制定憲法，在將來應該常設代表民意的立法機關，即從前的國會，決不是南京所謂立法院。

怎樣才能實現全國和平統一？這樣才能實現全國和平統一。如果仍想在黨治之下，實現全國和平統一，不是自私，便是做夢，我們敢斷定絕對辦不到。要切實辦到，只有取消黨治，實行憲政！

且看今後的國民黨

左舜生

最近幾年來的國民黨，雖然對於其他的黨派隨時加以種種壓迫，但我們每當國家陷於生死關頭之際，仍然是對於國民黨懷着滿腔善意的期望，這因爲：

- 一、我們始終承認國民黨是中國一個有歷史的黨，他們應該對國家負一部分的責任；
- 二、我們相信原始的國民黨曾爲中國盡過他們相當的努力；他們的種種錯誤，都是近年舉措的失當，或有改正的可能；
- 三、我們相信他們在握有政權以後加入的分子，比較的雜糅；但他們多數的

老同志，却多少還保存得他們最初從事革命的原意，每當國家到了一個嚴重的時期，便隨時都可看見他們這種精神的流露。

果然，從這一次的國難期中，很可以證明我這種觀察的大致不錯：

鄭洪年說：「此時吾黨有歷史的同志，自應立即團結，求恕於民衆之前，而與民衆開誠同赴國難，而吾黨方能挽回信用」。（見鄭洪年致戴季陶的庚電）

胡漢民致汪精衛等的別電，一則曰「政治舉措失當」，再則曰「黨不爲人民所重，乃爲人民所輕，積漸且爲人民所怨恨」。而最後的結論，則曰「不能不於過去種種錯誤，持改正之決心」。

鄭胡兩位的話，都說得很沉痛；承認錯誤，不憚改正，在態度上也不失爲坦白；所可惜的，就是他們兩位還沒有提出改正錯誤的具體方法。

李烈鈞準備向和平會議提出的九條，便比較鄭胡兩位進了一步，我們很願意把他們提案的原文，全都錄在下面！

「敬啓者，當公理未彰，風雲暗淡之秋，本黨同志，欣集一堂，共籌救濟前途實事。諸同志躬膺重任，必有蕪蕪安國本，愚等幸參斯會，謹竭

愚慮，條陳數事，以供參考，即希衡核採納施行，敬述如次：

一、切實保障人民實行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

二、本第一項原則人民得自由組織團體或政黨。

三、縮短訓政時期入憲政時期，其法如次：

（甲）於六個月內設立國民大會籌備會

（乙）國民大會籌備會人員由人民選出之。（丙）國民大會籌備會之責任，除籌備各項事務外，并須擬訂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及施行細則。（丁）國民大會籌備會設立後，於一年內開國民大會，決定國是。

四、實行自治，發展地方。

五、喚起民衆捍禦外侮，貫徹對日經濟絕交，并爲不得已時進一步之準備。

六、尊重國聯條約與凱洛克非戰公約，務期世界文明日益進展，永遠和平得以實現，而野蠻橫暴之勢力，無所施其技能。

七、恢復蘇俄國交，并增進美利堅之國際關係。

八、洪水爲災應速籌政治之救濟。

九、綏靖荊楚，宜并重政治設施。右述各條，是否有當謹提請公議。提案

人，李烈鈞，徐謙，程潛，張知本，陳嘉祐。

我們認這個提案是國民黨一個新生命，同時也就是國家和平統一前途微微的一線曙光，我們在這裏再進一步對國民黨表示我們的希望：

一、我們希望國民黨切實認明所謂「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說法，到底是不可能，最近幾年的事實，已完全證明這種說法的錯誤，關於這一點，尤其希望胡漢民先生有一番深切的反省，而持以改正的決心。

二、希望國民黨不要怕，在今日任何一個有政治主張而又能愛護國家的黨派，他們不僅不會希望國民黨的勢力減少，他們毋甯是希望國民黨的勢力擴大，因爲他們承認國民黨應該是今日與他們共赴國難的一員，假如國民黨的勢力縮小了，不僅是國民黨的損失，同時也是他們非國民黨的損失。

三、希望在國民黨秉政的最近，能產生一個真正可以代表民意而不是代表國民黨一黨的正

式的，法定的民意機關，這個人民意機關成立的時期，應以來得及批准這一次中日交涉的結果爲限。

四、基於上述的幾點，我們自然希望國民黨自今以後能夠真正的團結起來，並且希望你們絕對不要貌合神離，人自爲戰；尤其在你們的領袖與領袖之間，更應該有一番切實的懺悔，以赤誠去恢復你們多少已有損傷的友誼。因爲我們斷然的相信，一定要國民黨能變成一個統一而有力的黨派，別的有力的黨派，才可得着他們健全的發展。更說一句老實話，也非另有一個健全有力的黨站在傍邊，國民黨也無永久團結的希望。不過假如國民黨內真正有兩派以上不可調和的「政治主張」，則與其同在一黨而互相妨害，暗中搗亂，毋甯分爲兩黨以上而各以其主張訴之於全國國民。這在各國的政黨史上是一件尋常的事。

對國民黨統一會議的要求

王造時

日本侵佔東北已經一個多月，而我們的當局，還沒有統一起來；兩方的同志們，心目中好像只看見中央的政權，而沒有看見全國的敵人。這是國民黨最大的恥辱，也是我全個民族最大的恥辱！

但是這個恥辱已經是事實，我們哭也無益，罵也無益。我們現在只希望快要開幕的所謂和平會議，兩方的真實同志們能夠犧牲個人的權利及黨派的立場，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爲前提，去定出對外對內的方案來。

站在國民的立場，我們不管國民黨內糾紛，左也好，右也好，中也好，事到如今，我們不能不要求下列幾個根本條件。

第一，我們要求一個統一的政府，我們不能再姑容拿什麼國民黨內各種黨派來分裂全個國家。誰要阻礙統一，誰就是賣國賊。這是當局者最後懺悔的機會；若是不覺悟，我們只好舉國共棄，聲罪致討。須知在這種空前的外侮之下，有統一的政府還難對付；那能讓我們繼續這種雞犬得失之爭？

第二，我們要求這個統一的政府須建築在全民的立場上，再不能以一黨的利益爲前提，牠的織成，應該以人才爲標準，

不排斥黨外的分子。如果還是「黨員儘先任用」，「裁員先從非黨員裁起」的辦法，那麼結果只有慘敗，「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

第三，我們要求這個統一的政府最低限度做到下列幾件事情：

(一)對外須準備與日宣戰。如果國際聯盟，非戰公約，及九國公約，都不能主持正義公理，統一的政府，只有一條路可走，便是領導全國國民，與日作殊死戰爭。如果統一的政府，還是完全倚賴人家，無絲毫準備，或甚至於與日直接交涉，斷送東北，那麼我們只有設法先把賣國政府打倒，再去對付日本帝國主義。

(二)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信仰、住居、通信的完全自由，使人民的力量能夠表現出來，根據這個原則，政府不能壓迫言論，不能封閉書局，不能檢查報紙信件，不能禁止各種集會，不能隨便拘捕人民，不能任意搜查住宅。根據這個原則，人民可以依共同的意志，組織政黨，以爲參政的準備。根據這個原則，人民可以自由主持愛國運動，用不着黨部來干涉，更用不着政府來拮据。根據這個原則，讀遺囑，黨化教育，及黨部國辦的辦法，都應取消。否則，所謂統一，是少數同志的統一，不是國民黨與全國人民的統一。在我們國民看來，却毫無意義。

(三)預備召集國民大會，實行憲政，把政權完全交還給全國國民。國民黨訓政五年，不但毫無成績，並且每况愈下，到了現在「取消一黨專政」之呼聲，已充滿全國。國民為國家前途及本身政治生命起見，萬無繼續把持之理。否則，將來難免革命危險。且我所謂取消一黨專政，並不是要把國民黨根本打倒，只是國民黨須容許其他政黨的存在和自由，不受國民黨的壓迫和干涉。根據這個原則，國民黨應該馬上開放黨禁，讓各黨各派，凡是不根本謀國家的顛覆，及用暴力的手段者，公開出來活動。然後將來所召集的國民大會，有政黨為後盾，才有意義，才能代表各方面的意見與利益。否則，難免所謂國民會議之續，始於「指派」，而終於「粉飾太平」。

提高民權的具體辦法

劉仲平

在資格最老而「冷」靜沈「默」了多年的上海申報，今年的雙十節居然發表了一篇「一年計畫」的文章，他們認為在這一

應該做的事計有六項：一，提高民權，二，建設廉潔政府，三，武裝民衆，四，勵行實業計畫，五，改進教育，六，復興災區。這六項中據我們看以提高民權為根本，民權不提高，其他五項都辦不到，也無從着手。現在我把該報關於「提高民權」的一節，錄在下面：

「民權」高於一切。在民主國中，人民為國家之主人，民權為天經地義，不受任何限制。無權之民，即為變形之奴隸，即失「民主國」之真意義。真正之革命政黨，必立基於廣大之民衆；為民衆利益而奮鬥之黨，必扶植民權，以民權為黨權。惟民權大，黨權乃亦大。近年來黨權超越民權，鎮壓民權，遂且形成為黨權與民權之爭。結果民權小，黨權亦小。一國之中，竟無可以統制全國之中心權力，故民衆企望和平，而和平迄難實現；民衆要求抗強禦暴，而政府仍無抵抗。今後一年，全國人民及執政之黨，須一致認定民權高於一切，非提高民權，無以保民族，厚民生。為人民者，固應以自己之偉力，提高本身應享之「民權」，而為民服務之黨，尤應扶植民權之伸張，以符天下為公之正義。」

世界已經是一千九百三十一年，中國在戊戌維新後已有了三十三年，中華民國這塊招牌也掛了整整的二十年了，中國人對於民權問題，還在這裏做「人之初性本

善」的工夫，眼。看。着。外。交。失。敗。敵。兵。侵。入，老百姓連一個彈劾政府的機關也沒有。下種，連一個有全權決定宣戰構和的機關也還沒有胚胎，我們想起來真是憤慨，真是痛心！現在我把我們認為提高民權應有的具體辦法，提出如下：

- 一、我們應該舉國一致要求國民黨即刻廢除「黨治」，換言之，我們要求求國民黨的政府，立刻解放這四萬萬個被人看成了奴隸的主人。
- 二、國民言論集會結社居住及書信秘密的自由，應受絕對的保障，誰敢侵犯，應視同公敵。
- 三、國民黨外的其他黨派，應有公開活動的自由。
- 四、政府應立即召集國民大會，不得有時間上的延宕，不得有任何條件的附加，不得由任何一黨一派包辦，更不得朝三暮四，召集一班毫不相干的人來愚弄國民。否則全國民衆團體，可以起來自行召集。
- 五、要制定一部全國人民可以公認的憲法，不能視憲法為實現一黨一派的主張的工具；要建設一個名副其實真正可以代表民意的國會，不得由任何黨派威迫利誘的從中操縱。

什麼是目前所需要的救

國政府？ 劉天子

我不是個對於中國政治真有研究的專家，也不是個所謂會讀若干冊外國政治專籍的學者，本來不配談這種問題。然而我却自信還有點公民常識，所以就根據這點常識來說說現在公民心目中所需要的一個救國政府。至于所謂專家學者們的觀點如何，那只有一概不管。

國家的功用雖然很多，但惟一重要的，似乎就是保障人民的生存。所謂政府，不過是履行國家職責的一種組織，如果不能保障人民的生存，那便不成其為政府，那便不值得人民來擁護，那便有改弦更張的必要。

自從日寇進佔東三省各要地以來，人民失其生存的保障，國家喪其完整的主權，于是政府改組的必要，殆已漸由環境的逼迫，成爲無可延宕的事實。我們翹首企足地望着，掬誠含淚地望着，望着在這千鈞一髮的時期湧現出一個嶄新的政府，一個比較健全的救國政府來！

即將湧現的政府，究竟是怎樣，究竟能否領導四萬萬國民來保障自身的生存，維持國家的地位，我們雖不敢十分樂觀，但胸中却是具有無限的同情與希冀。我們此刻要請衆諸公們注意的，就是在目

前的中國應當趕快產生出怎樣的一個政府！

政府是國家最高機關，負着鉅大的責任，如果不能集中全國人才分工合作于其中，那必然是要誤事，是要塌台的。何況當此大禍天災內憂外患相逼而來的今日，更是需要人才小心應付，一致戮力，否則萬不能排除國難，轉危爲安。原來國內人才本就不多，一黨一派所有，更是寥寥無幾，加以派中有派，黨中有黨，互相牽制則有餘，獨膺艱鉅則不足，南京政府之令黨內外同致不滿，其最大原因就在此處。將來的政府，如果不從全國各黨各派中網羅具有國家觀念的人才，使他們共同出挽危局，勢必人才與飯桶不分，惡吏與貪官一色，殷鑒不遠，覆亡可待，還談什麼救國！所以第一我們所需要的，不是蠢才濫竽的亡國政府，而是人才集中的救國政府。

有了人才，就要譚組織，人才憑藉組織而活動，組織不良，則效率必然大減。組織究當如何，應視目前的需要如何以爲斷。如果忽視目前的需要，拘泥死人的說法，勢必院也，部也，會也，應有而無，可無而有。疊床架屋，則此牽彼制，運用不靈；虛設機關，參養閑員，則徒糜國款。至因政權的分配難均，要人的安插無所，于是駢拇枝肢，以求調劑，那是糊塗萬

分了。現在南京政府的組織，不但政治專家們不滿意，就是以常識看來，所謂院也，部也，會也，表面上雖然點綴得煞是好，實則院與部之間，部與部之間，都與會之間，權限不清，衝突迭起，過去事實，實爲組織未盡合乎需要的鐵證。目前救國的政府是要切實負起救國的責任的，不是分職的場所，也不是所謂要人們養尊處優的一塊大肥肉。如果責任不能專一，運用失其靈敏，雖有一部分人才夾在中間，也是無濟于事。所以第二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因人定制的亡國政府，而是組織經濟的救國政府。

一個政府要使人民來擁護他，信賴他，必得先拿出點能使人民心悅誠服的事實來，乾脆言之，就是要先做幾件言行一致的行動給我們老百姓看看。如果只會在標語宣言之上，總理紀念之週，拼命標榜要造成廉潔政府，要蒼蠅與老虎同打，却不會使院部衙署的黨官們屏除賄賂，杜絕中飽，却不會使老虎損失一根毫毛，雖然蒼蠅也會折過翅翼。這如何能叫人民擁護而且信賴呢？現在且不談黨外人民的輿論，只要聽聽黨內比較稍有血氣的同志們的牢騷，也夠令我們啼笑俱非。此中佳話，他們是不諱言的，豈但不諱言，且對黨外人以言此鳴高，以言此自剖呢。今後組織政府，如果不能一反此種行徑，縱然天天

發出堂皇而冠冕的宣言，縱然舉手朗讀像煞有介事的誓詞，也沒有一個人民放心得下。當國難臨頭的今日，組織政府諸公們，若猶不能清白乃心，若猶無法使左右臂小稍敏其抓錢不做事的惡行，則人民惟有「與汝偕亡」，自救且不及，還夠談救國嗎？所以第三我們所需要的，不是文詞粉飾的亡國政府，而是言行一致的救國政府。

日本既然冒天下大不韙，進兵東三省，如果其他帝國主義者因本身利害關係一致干涉，它也未始不可稍斂其兇殘的火氣。但日本民族與中華民族在利害關頭上是永無共存共榮的可能，今番如果不能如願以償，它也要乘時再來個第二次，第三次，以及無數次的大侵略。世界第二次大戰，以目前國際形勢觀之，終不能倖免。縱不由日本此次侵人中國而引起，也必有別的導火線在最近期內使之爆發起來。所以無論就目前言，抑就最近的將來言，中國斷然無法免于轉入大犧牲漩渦的。犧牲雖然是無代價，但從今日起，如果沒有一個像樣的政府組織起來，全國同心，上下一致，臥薪嘗膽，處危應變，則泄泄沓沓，愈鬧愈糟，如何不能不陷于萬劫難復的境地！現在的政府完全充滿了腐氣，暮氣，是敷衍的，是苟安的，外交緊急，而重要國家無正式公使，日寇磨牙厲爪於旁，而惟知私鬥以逞勇，一旦殺將進來，除不

抵抗外無自衛方法，除仰賴國聯外無作戰準備，今世何世，欲國家之不危亡，真是夢想荒唐。所以第四我們所需要的，不是泄沓因循的亡國政府，而是處危應變的救國政府。

處危應變，譚何容易，如果沒有偉大的憑藉，雄厚的實力，政府本身雖然很好，也無從貫徹它的政策。這憑藉，這實力，就是民衆的冷峻理智，民衆的熱烈情感，與民衆的一致行動；總而言之，就是民氣，就是民意。政府如果不以它們做後盾，則外交，尤其弱國的外交，是沒有方法勝利的，內政是沒有方法弄好的。所以處危應變的政府，其惟一要訣，在鼓舞民氣，不在摧殘民氣；在服從民意，不在逆抗民意。這幾年我們中國民氣的消沉民意的不伸，可謂達于極點。在國家無事之時，政府未嘗不以此自滿，以為天下英雄盡入牢籠，言論思想已趨統一了，而不知國難之來，就是乘此虛隙而入，結果政府本身也將不免于瓦解，何苦來！今後的政府如果再不濫用什麼反動的罪名，曲解什麼訓政的說法，仍不歸還人民言論思想等等的自由，我敢斷言高壓下的民氣與民意，必在一致抵抗外侮之前，先行暴發出來作澄清內政的壯舉。近來之國民固然不是一二三十年前的國民可比，今年受了大刺激的國民，且也不是前兩年的國民可比；這是處在政

府方面的要人們所時時要牢記于心的事實。所以第五我們所需要的，不是作威作福的亡國政府，而是尊重民意的救國政府。

我國既當此赤俄暴日輪流侵略邊疆的危局，苟不急早厲行徵兵制度，充實自衛能力，則隨時有亡國之虞。東三省有幾十萬大兵，一旦敵人來侵，便不加抵抗，大退特退；全國有幾百萬大兵，眼見敵人殺入腹心，却安然不作宣戰準備。這種開門揖盜的長官，開門揖盜的政府，怎能叫人民滿意，難道練兵只是爲着擁戴私人，不是爲着保護國土嗎？今後的政府，得立下決心，一方面除防匪所必需的軍隊外，一律調往邊疆各要害以防外敵的侵襲，一方面又須施徵兵制度，厲行軍事教育，以爲世界大戰爆發時救危圖存的準備。這次縱然退一萬步想，由美國與國聯的干涉，使日寇不敢橫行，但如果自家仍不積極充實國防的兵力，一旦到了它們自身都陷于危境時，則中國不亡于赤俄，也必亡于暴日，萬不可在目前標榜什麼和平夢想，附會什麼大同語言，因爲這是能自衛的民族才有資格說的話。所以第六我們所需要的，不是開門揖盜的政府，而是鞏固國防的政府。

上面說了一大套，對於現在的政府固然不免有所責備，但重要之點却在對於目前即將湧現的新政府供獻其一得之愚。甫行恢復自由的胡漢民先生最近由滬電粵，

頗有幾句光明磊落，令人心折的話，現在就摘錄于下，以作本文的終結：

『過去國內不調整之現象，皆由於黨內糾紛，政治失當，人每欲挾黨內一部份最爲己有，相互排擠，忙於對人，忽於對事，遂致黨爲人民所忌恨，錯誤責任，吾人皆不容推諉。』

十月十七日寫。

東北問題之癥結 張恪惟

一、肇禍之原因

日本已爲工業國。工業國之普通現象爲原料與食糧不足，以及人口過剩。原料與食糧不足，必力求其來源而且以鞏固之，以爲萬全之計，免戰時有意外之慮。同時並拓殖地域，使過剩之人口，亦有出路。故工業國家之國策，須向他人身上打算，乃爲必然之事。日本自奪去台灣，滅亡朝鮮而後，所念茲在茲以圖謀之者，厥惟滿蒙之侵略。自與俄國一戰，驅俄於長春以北，取得旅順大連，以及南滿鐵道，繼即與美國抗衡，打消錦環鐵道之議，獨佔我東三省之利益。其所以九死一生，非爭不已者，亦良爲食糧原料與人口問題也。近則撫順之煤，鞍山之鐵，關係日本之工業與國防，至重大，日人安能視己有之利益，少有動搖之勢。日本本國之開發，將到最後一步，不但人口日多，而且人

材日衆，苦無安插之地。日人在我東北，已根深蒂固，有長駐之兵，有無在不是之警察，有虎視眈眈之關東廳，又有野心勃勃各種機能具備之滿鐵會社。而我則有無限之寶藏，肥沃之土地，豐富之森林，充足之礦產，優美之禽畜。我有魚肉，人有刀俎，侵略之勢力已成，安全之策安在耶？

自張作霖被炸以後，張學良深啣不共戴天之仇，而國家觀念漸盛，人孰無愛國之天良。更自易幟而後，楊常遭變，吉黑數省之軍閥，已馴服於邊防長官之下，張學良內無反戈之憂，外有南京可恃。反日之謀，日逼日緊，民間仇日之空氣日盛。傳單標語、紛紛出現，外交團體亦相繼成立。鐵路政策，又逐步實現。葫蘆島築港，非託空言，字形之鐵路，乃漸形露骨。然標語傳單徒爲宣傳外交，而無實際計畫與工作。國防策略，多付於腐化分子，如是反日焉能勝日。所以日人一訴諸武力，惟有拱手讓人而已，豈不大可痛心哉！

二、日人佔領東北之用心

日人之佔領東北，觀其設施，意不在小。日軍佔滿陽之翌日，其機關報正式宣佈，係屬保障佔領，所謂保障佔領者，乃沿用一九二四年法人佔領魯爾區域之名辭，法人佔住魯爾區域，以爲賠款之保障，一俟賠款問題解決，法人即次第撤兵。日

人意謂佔住東北，以爲其特殊權益之保障，須俟特殊權益問題解決，方可撤兵。然日人此次之在東北，除佔領軍事機關與軍用工具以外，並將所有財政機關與銀行以及一切民政機關，亦完全佔領。交通機關如電務鐵路，無論國有民有，均在任意佔領之列。其佔領城市也，無論其爲重要城市，或與軍事絕無關係之城市，均是欲佔便佔。其沒收財產，除當局如張學良，湯玉麟諸家外且間及於民間。其搗毀工廠也，除機器工廠或屬於鐵業以外，且及於肇興密業公司。且到滿陽以後，即着手成立市政公所，以土肥原(日人)爲市長，所內重要職員，概屬日人，而受關東軍司令之委任。在其他城市亦然。至其進行獨立政府，顯見別有野心。尙可謂保障佔領耶？毋乃欲永久佔領耳！

然據其外交界宣稱，則謂日人絕無領土野心，短期以內，即可將兵撤至鐵路附屬地以內。雖未做到，究可見日人尙無永久佔領之最後決心，以及其國內並無永久佔領之一致意見。苟國際空氣緊張，國際聯盟約章，九國協約以及非戰公約，稍有效力，日人終須讓步。然所謂讓步者，並非絕對的，乃或將由外交當局正式宣佈，日軍之目的，係保障佔領，俟一切懸案解決，彼之特殊利益，得到保障，即可撤兵。故懸案之解決，尤爲目前東北問題之

續結也。

三、中日在東北關係上之重要懸案

據日人聲稱日本與東北之懸案，共有三百餘件。惟一切懸案之中心，厥惟鐵路問題與商租權問題。

日本在我東北之鐵路侵略，自一九〇五年與俄一戰而勝，取得南滿鐵路以後，即強迫我國與之解決安奉線營口支線等，更進一步以借款政策，促吉長、吉敦、四洮、洮昂之修成，造就滿鐵左右兩翼之培養。乃我方不甘長於落伍，自一九二五年以來，各方競修國有國資之鐵路，由是大通、瀋海、吉海、呼海、齊克、洮索等次第動工，次第完成。更於一九三〇年由北甯路修滿蘆島，以爲東北各路聯絡之中心，以爲東北各地之吞吐港。該港二年以後，即有一部份可以開用，迄一九三五年定全部工事完竣後，船隻停泊線，有八千八百呎，同時可泊四百呎身長之輪船十六艘。以之吸收背後地之物資，自有相當勢力。美國某著作家云，「滿州內之鐵路，無論其爲何國所建築所管理，如果不得海港爲其尾閥，則經濟上終必成爲有港鐵路之培養線。蓋該鐵路所載運之大宗貨物，遲早總須輸到海港準備出口也。」所以葫蘆島未築以前，東北所有各路，仍於大運有利而無害。乃自葫蘆島動工，而且東四路與西

四路聯運成功，顯成包圍南滿之勢。東北交通委員會更有東北鐵道網計劃委員會之設，其以連山灣爲中心之鐵路網，行將由計劃而見實現。日本所佔之滿鐵與大連港，將受威脅，所以決心求破壞之策，而其目光，首在兩路兩港主義之實現。

兩路即南滿路與吉會路，兩港即大連港與清津港（坐落朝鮮）。清津港早有鐵路以達會甯。但中國境內之鐵路，日人雖於一九〇九年，中日間島條約中，得到一種規定，及西原借款案內，已有日千萬元（日金）之墊款，及成立吉會鐵路借款預備合同。但西原借款，乃曹汝霖一手所包辦，國人誓死反對之。且正式借款，迄未成立，預備合同中所規定各項，當然失其效力。故迄未能正面修理。惟日人神通廣大，避名求實，吉會路線，已成吉敦（吉林至敦化）天圖（天寶山至圖們江）二段，其中所缺者，只有二百里。邇來報章傳日人修吉會鐵路者，即修此一段也。此段修成後兩路兩港政策，完全成功，我東北之一大半地域，在其鐵路擁抱之內，自然失其作用，即在其範圍以外者，亦大受其威脅，其將何以圖存？而況東北各路，十之八九，被其佔領，吉敦爲吉會路之首段，吉長爲其延長線，有借款關係，早在日人監督管理之下，其尙爲我所有耶？四洮洮昂之資本，仍出於滿鐵，管理權亦半操於日人。

此次事變後，借款問題如何解決？所有權不移轉於日人者則萬幸也。瀋海、吉海、因爲我國自辦之鐵路，日人始未加以反對者，因有培養滿鐵之作用也。迄與北甯路聯運告成，已與日方一大打擊，再有葫蘆島爲其吞吐港，該三路對於滿鐵之利益，洵是不翼而飛。故佔領瀋陽之初，即佔住瀋海，今且以改組聞，日本之奉天市政公所所長土肥原取得該路官股董事之資格矣。此一懸案，將如何解決？日人之築成吉會鐵路，固可爲軍事策路，吾人若要求拆除，則大通爲滿鐵之平引線，日人固早要求拆除也。且當年之安奉路，亦以軍運築成，今則何如耶？故此案欲求解決，唯有接收日本鐵路政策之合理，否則前者既成爲懸案，今將永爲懸案也。

懸案中之次要者，爲商租權問題。商租權問題，關係於我國私法，即民法上土地所有權之問題，因外國人而異。蓋外人在我國，除租界外，不能購置或租賃土地，以與我國人民作經濟上之競爭。而自一九一五年日本有二十一條之要求及同年中日條約訂立以來，此問題始甚懸崖上。所謂二十一條中，第二號第三條有要求曰：日本國臣民，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爲蓋造商工業應用之房廠，或爲耕作，可得需要之土地之租稅權或所有權。同號第三條要求。

日本國臣民，得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任便居住來往，並經營商工等項注意。

二十一條要求提出後，中國未全承認，惟所結中日條約中，對於是項要求，完全接收，且有允准中日合辦農工業之規定。日人之計售矣。惟一九二二年，我國已致照會於日本，聲明取消一九一五年之中日條約及換文。則所謂商租權，日本始終未得我國之允許。故前奉天省長王永江曾於要求解決商租權問題時，嘗謂以「中央認為無效條約作基礎，不能允諾協商」一九二四年，奉天省議會亦決議拒絕交涉。日人之要求我國允諾，曾以願取消領事裁判權，以作交換條件，其意義之重大，於此可見一斑。緣日人之移民政策，乃以日本人移到朝鮮，再驅朝鮮人到我東北，但無法取得土地權，朝鮮人終無立足之地，謀生之法。近年來以我不允商租之故，日人別取途徑，或以借款方法，或以重利誘我愚民，入其圈套，租以土地，人民懼政府之責罰及同胞之攻擊，受其引誘者，雖為數不多，而朝鮮人之來東北，仍年有增加。以致引起許多難題，造成許多懸案。今苟明白承認其商租權或所有權。以我民之貧苦，地價之微賤，朝鮮人必排山倒海以來，將來東北之危機，尙堪設想耶？此一懸案，又將如何解決？竊此案在我視之，自一

九二二年三月十日我國政府致照會於日本聲明取消以後，固早已解決矣。日本強指為懸案，屢欲交涉，其拒絕之也自然理正名順。此如可算為懸案，則惟有任其永遠為懸案也。

懸案既無法解決，日本又安肯撤兵？如欲日本撤兵，又無直接行動，則惟有承認懸案之利日解決。日本不撤兵，東北固已亡矣。若承認要求（即解決懸案），以求日本撤兵，東北亦名存而實亡矣。所以東北問題，從懸案上面細觀察起來，直無和平解決之道。欲求恢復東北，惟有一戰而已。

野戰抗日

常乃惠

在北平中央公園公開講演

日本這次佔領東北事變發生的原因和野心，國人已經討論得很多，我們不必再來複述。這次事變在日本並不是一個突然的舉動，他們在數月以前已有充分的準備，南陸相公然說增兵朝鮮是為的解決滿蒙問題，幣原外相公然說中村事件如不得適當解決，雖再讓第二濟南慘案亦在所不惜，這些話報紙上都公然登載過，國民政府的當局不應該不知道，知道而事先毫無準備，軍隊打不過人家還猶可說，外交上何等重要，連駐歐美公使都殘缺不全，這就是國民黨對不起我們中華民國的地方，這次王正廷的被打，就是中國自動起來責

問國民黨誤國之罪的第一步。以上這些責任問題，我們現在要同大家研究的，是敵人侵略到了如此地步，我們應該用什麼方法去抵抗他，這是舉國國民所一致要研究的問題。

現在先將幾個國民政府所已經實行或一部分人所提出的主張，略加批評，然後再提出我們的意見。

第一個辦法是不抵抗主義，這是國民黨政府的對日政策。這種辦法祇能叫做奉送江山的降表，不能算是一個政策。在他們以為我們不去抵抗，讓日本人自由進兵，才算我們有理，才能獲得國際的同情。這個觀察是完全錯誤的。世界上祇有爭氣的國民，才有被人看得起的資格。祇有兩道打起架來，才有第三者出來調停的機會。若是一方祇管進攻，一方祇管退讓，則退讓者就是甘心願意讓別人來進取，是一種自願的行為，不是被強迫的行為，就引不起他國的干涉。凱洛格非戰公約是要兩國發生戰爭行為時才有效的，若我們一味不抵抗，就與和平出讓土地一樣，不擾亂東亞和平，就沒有非戰條約發生效力的可能餘地。所以不抵抗主義，就是自己打自己嘴巴的主義。

第二個辦法，就是訴諸國際聯盟，這也是國民黨政府所自詡為錦囊妙計之一。國際聯盟是個什麼東西，不過是幾個強國把

持的欺騙弱國的工具。一切唯強國之命是聽。現在國際的形勢，與遠東利益最有關係的英美兩國，正在關失業和財政的恐慌，並且滿洲問題與他們利害較淺，他們決不會替中國出死力對日宣戰，英美尚且如此，法意等國更不必說。幾個強國不出頭，國際聯盟就一點自主的胆量也沒有。這一次國聯對於中日兩國的爭執始終是模稜兩可的滑頭態度。現在算是勸日本於十月十四日以前退兵了，我們且看國聯的命令效力如何。

第三個辦法是聯合弱小民族，共同打倒帝國主義，這也是國民黨的高調之一。弱小民族各有各的利害關係，弱小與弱小之間也免不了互相衝突，那裏有聯合的可能？這者不必言，兩月以前，屠殺我們的華僑的就是弱小民族的朝鮮人，並且還是同受日本壓迫的，現在奉天殺我們同胞的也是朝鮮人。在西半球同時屠殺我們華僑的是弱小民族的墨西哥人，排斥我們華僑工作，取締華僑教育的，是弱小民族的菲律賓人。其餘距離較遠的，雖無衝突，也無力幫助。試問我們能夠仰仗印度，安南，土耳其人的援助就可以打退日本人嗎？所以這種高調，完全是不明國際情形的一種夢想。

第四個辦法是聯俄抗日，這種主張是共產黨乘機煽惑的一種謬論，我們也不可輕易受惑，蘇俄和日本還不一樣是帝國主

義的國家？前年中俄戰爭的國恥還未雪，我們已經忘記了嗎？俄國若是有力量和日本開戰，他早已不等我國哀求而逕自出兵了，若是不敢和日本開戰，縱然哀求，也是枉然。況且即使蘇俄能夠和中國聯合起來打退日本人，試問打退日兵之後的東三省還是誰家的土地？從前李鴻章憤於馬關條約失敗，唆使俄國出來干涉遼東半島，結果將滿洲送與俄人釀成日俄戰爭。現在聯俄抗日倘論若實行就是把李鴻章的覆轍再來演一過。況且事實上俄國已經佔領我們的外蒙十餘年之久，受俄國羽翼的共產黨人也佔領我們的湘鄂贛三省數年之久，先後攻陷我們的廣州，長沙等地，比日本的佔領瀋陽，其屠殺尤有過之，這樣的國難還可以忘記，還可以主張聯合那麼又何必反對日本人的佔領奉天呢？

以上這幾種辦法，我們都認為是不能實行的辦法，甚至有害而無利，那麼我們應該採取什麼辦法來抵抗日本的侵略呢？我們提出兩個有效的辦法，全是靠自己而不靠他人的。第一個辦法是平和的，就是對日本澈底經濟絕交，以制日本經濟的死亡，第二個辦法是激烈的，就是用野戰的方法去實行和日本作戰。前一個辦法的效力是國人所知道的，現在祇求事實上能貫徹就好了。但是單靠這一個方法還不夠。因為日本人現在已實行佔領我們東北數省了，他們利用東北的天然富源，發展他們的工商業，就能夠與世界產業先進國競爭，開拓世界的商場雖使中國對日澈底經濟絕交一時

也尚不能完全制其死命，所以必須有第二個方法來輔助，擾亂他的佔領地，務使其不能安穩佔領，利用東北資源，才能獲得完全的勝利。

所謂第二個野戰的辦法，就是中國國民，尤其被佔領地的東北國民，自動地結合起來，三十人，五十人零碎組成隊伍，在日人佔領的區域內，向橫暴的日本駐軍施行個別的攻擊。凡遇有日本兵士或武裝人民的地方祇要人少，立刻施行攻擊。對於日人所把持的鐵路，工業及其他機關，盡情地加以破壞。日本大隊人馬來時，立即退開避免犧牲。這樣一來，可使日本駐軍晝夜不能安枕，所佔領的地方完全不能利用，持久下去，敵人必然悔悟而自動退讓，但是需要國人長久的犧牲。

這個辦法是一切弱小國民抵抗強暴最有力的方法。從前五代時候契丹人滅了石晉，入主中國，就被中國人用這種方法抵抗回去。西班牙人抵抗拿破崙，近年來愛爾蘭新芬黨人抵抗英國，摩洛哥人的抵抗法國，以及台灣生番的抵抗日本，都是用這個方法。中國的國際關係較為複雜，如果能用這個方法支持半年以上，以殉國的血震動世界的耳目，則國際視聽必為之一變，日本人終不能用對付台灣生番的方法來對付我國，但是我國人却不可不如台灣生番的奮鬥。

這種辦法當然是犧牲很大的，日本人如果能有覺悟，早點退兵，則我們也不必一定非如此犧牲不可，自然可以用其他和平的方法去解決兩國的衝突。但是日本人能否有覺悟呢？現在十月十四日的撤兵期限已經快到了，且看着吧，倘若十月十四日本人不依限撤兵，就是有永久佔據我東北土地的意思，就是我們中國國民應當自決的時期到了。我們應該奮起全國國民的精神，不分地域，不分黨派，不分階級，在國內經濟絕交，在國外實行野戰，以抵抗到底，給世界上看看我們中國國民的精神。

滿洲問題與列強的外交

政策

謝承平

十月十四日已經過了，國民政府要我們小百姓無抵抗地鎮靜，靜候國際聯盟來替我們解決日本佔領東省的問題，等到現在，國聯會議已成僵局，日本態度仍然強硬。於是又在希望國聯外的美國或蘇俄出來幫忙。我不懂袁袁諸公何以如此沒出息，既不積極準備實力，也不運用外交，只是一味地想找一個外國做靠山。請把日本佔領滿洲期間列強的外交看看明白，也該覺悟一點了。

最初列強對於日本佔領滿洲取緘默的態度，在外交上已使日本勝了一着。日本出兵，固是乘我甯粵紛爭，共匪騷擾，洪

水為患之危機，尤其是有消了列強多陷於自顧不暇之境地。日本在東省如此毒城殺人，難道各國都不明白這是侵略的軍事行動嗎？他們明看到暴賊橫行，可是各有其國內的難題和國際的糾紛；並且他們都要看中國政府「打倒帝國主義」的功夫又是如何，然後說話。列強在華雖有利益上的衝突，可是他們何嘗不想有一國甘冒世界之大不韙，為大家開瓜分的局面呢？

一面日本着着進攻，一面中國着着退讓，實行無恥的不抵抗主義，同時大聲疾呼求救於國際聯盟，乞憐於美國，甚而至於要「擁護蘇聯」。到了此時，為他們自身的利害，為維持「上國」的體面，列強不能再置之不理，於是第二步的中日直接交涉。為什麼列強還不積極干涉而主張中日直接交涉，他們居於從旁調停的態度呢？為明白這些，就有分述各國目前的情形之必要。

首先要說的是法國。白里安這位老外交家在國聯中對於滿洲問題最為出力，其實法國在中國經濟上軍事上的地位遠不如英國之深切，為什麼法國要有所主張？有的中國報紙上以為白里安真真實實「巴黎公約」或「白里安，開洛公約」(Brant-Kellogg Pact)了，以為國聯真真行使職權，同時邀請美國來共同制服暴日了。其實何嘗如此，請看國聯會議中所主張的是

(一)中日直接交接(二)日本退兵到滿鐵附屬地(三)由國聯監視中日和平關係之維持(四)中國切實保護日人的生命和權利。請問這幾條那一條有利於中國？那一條合於國聯之宗旨「保障各國政治的獨立與領土的完整」？那一條對於侵犯巴黎公約的罪人加以絲毫懲罰？法國明明是為日本說話了，為什麼？為的是討好於英國。這又為什麼？為的是謀法國安全之保障。

原來大戰後的法國民窮財盡，對內要謀政治經濟的安定，對外要謀歐洲的和平，防止德國報仇。可是兩大目的都難由法國自身促其實現，於是一面拚命壓制德國，尤其要索取賠款；一面拚命拉攏英國，求其對安全保障加以切實援助。可是英國既不願壓制德國，以致破壞了她最好的市場；也不願承認歐洲和平維持之責任，而增加自身的負擔。同時以法國為後台的「小協商」能力薄弱，而意俄諸國又難與為友，因此法國在外交上陷於孤立地位，在斯特來斯曼白里安兩人掌外交時期，德法為經濟的供求，為數值的減輕，曾經一度和好。可是德國近年來內部的振興，工商業的發展，軍備上的擴張，在在使法國寒心。同時英國也看到德國的發展，尤其是最近德國和美國接近，與英國失業和殖民地的糾紛互相比較起來也不免引起英國對德的恐懼。

這正是時候了，法國利用日本侵佔東三省的事件，做外交上的工具，乘機轉變歐洲和東亞的局面，同時在維持和平的狀況之下，法國得着安全的保障，更進一步來制止德國抬頭。法國最怕國際又發生戰爭，使法國的情況更壞，而德國野心勃勃，也就可乘機搗亂；因為在協約國治下的和平，只有厲行凡爾賽條約，德國處處受他們的宰治，如果國際戰爭發生，那對德國賠款，限制軍備等等就顧不到了。法國看到日本侵佔滿洲，而態度強硬，暫時各國雖各有危困不敢武力干涉，但是如果讓日本這樣橫行下去，至少要引起美國的惡感，甚至於發生日美戰爭。日美戰起，則英國和歐洲都要牽入旋渦，那於法國太不利了。白里安這個明銳的老外交家，時時刻刻要為他的祖國求安全；既看出這個危險，當然不能聽其惡化，並要抓住這個機會，以滿洲為贈禮，做他外交上的活動。

英國對日本過去既有同盟的關係，直到一九二八年還有恢復日英同盟的呼聲，此次滿洲問題發生，英國為下列兩大理由，當然處於同情地位。第一，實行瓜分中國，英既然認日取滿蒙，而英國實際上已取得西藏，近半年來更用印兵指揮藏番進攻西藏，英併中國西南，日本自亦可諒解。並且近年來「打倒帝國主義」的運動，也是英國所討厭的，並且也認為這又是俄國對英的傳統政策，此刻既有日本這個帝國主義者為大家報仇，英國何不樂觀其成？第二，防止美國稱霸，戰後美國海軍地位一躍而與英平等，這更是以海上王為其歷史的光榮之英國所痛恨的，而近年來美國在中國經濟侵略的發展令人吃驚，如果這次日本侵佔滿洲後，英國若不予以援助，終被美國所逼迫而退讓，那不是叫美國真成了遠東的主人了嗎？英國雖然贊助日本，可是也不好過於得罪美國，並且麥克唐納還在台上更不願使盎格羅撒克遜的民族關係，過分破裂。法國看到英國有說不出的苦，於是投其所需代英國說了話。這在英日兩方都是引以為高興的事。

拉攏英日算是成功了，但是美國如果決不讓步，那也非法國之幸，所以進一步要拉攏美國。國際聯盟理事會邀請美國出席參加討論，就是要美國到這個寡不敵衆的場所，完成法國所做的國際妥協而犧牲中國的工作。美國也很聰明，訓令該國的代表對會議上討論到經濟制裁及其他緊要關頭的時候，最好還是不發表意見，以保留將來美國單獨主張的餘地。法國又看到這一步，於是又勞該國總理的大駕，賴伐爾親自到華盛頓去。有些中國報紙以為法國如此重視滿洲問題，欣欣然有喜色。殊不知法國同美國要討論的主要問題在德國賠款，戰債，軍備這些與他們有切身關係的問題，不過也拿滿洲做他的贊見禮。法國要勸美國在東方不必過分反對日本要犯滿洲問題作為地方事件，即令日本佔了優勢，金圓外交仍有門戶開放的機會。同時勸美國在歐洲不必過於提拔德國而招英法之忌；反之英美關係如能借對中日關係而趨於較好境地，海上戰爭也可緩和一步，並且法國過去所提倡的「歐洲聯邦」合力抵制美國的經濟侵略這一層工夫也可放鬆。美國看到英日同盟恢復性之可怕，再加法國之聯合戰線更不好對付，同時對日妥協尚有在滿蒙經濟的平等機會，那何必為無抵抗的中國去冒險呢？果爾，美國就軟化了。將來可不提什麼巴黎公約和九國條約，反而要引用四國條約，由美英日法四國共同解決太平洋問題哩。這樣，在白里安的安排之下，國際成了妥協，滿洲做了犧牲，中國只有坐待宰割，可是倡導和平的老手又在稱頌國聯「會議的外交」(Diplomacy by conference)之又一成功了。

(未完)

痛闢幾種似是而非的救

國論調

劉天予

青年學生是社會的中堅，國家的羗兒，將來的種種希望要他們來實現，種種的危難要他們來挽救。

在此國難中，我們不能倚賴所謂守疆

保民的軍人，因為他們只知採取無恥的「不抵抗主義」；我們也不能希望所謂一黨專政的政府，因為他們只知拿「鎮靜」，「忍耐」來苟延殘喘，緩和民氣。我們也不能完全靠着社會其他各方面以及所謂老成人們，因為他們的暮氣，他們的苟安，實在不夠來挽救目前的危局。

那嗎，無望了嗎？同胞們！且莫過於悲觀，希望雖然不多，却有一線綿綿未絕的光明在那兒放射，放射自不甘束手待斃起而反抗的救國青年。

青年，尤其是青年學生，處此國家危亡的變態局面之下，要認清自己非常的环境，一致起來擔負非常的責任。所以現在社會上種種言論，你們要先看清楚，看清楚它們是否針對目前需要與目前責任而發。如果是些迂闊不切於事情的似是而非的說法，那就得立定脚跟，不要為其動搖。否則，你們便易失去負起救國的非常責任的勇氣。現在我且指出幾種似是而非的救國論調於下：

(甲)讀書救國說的似是而非 誠然不錯，青年一切的智能均尚在未臻成熟之境，大器晚成，所以他們擔負國事的責任在將來，目前要緊的責任在求學，不求學便無能力救國。然而這種論調，如果發之於歐美常態的國家，則是對的；如果拿來指導今日的中國青年，則大錯而特錯。今日

的中國是什麼樣的中國？是日本來搶奪我同胞所恃以託足圖存的土地的時候，來蹂躪我同胞所恃以立國自衛的主權的時候，來屠殺我同胞所恃以團結禦侮的身手的時候。我以為這次國難的結局，不外兩途：一是我國政府甘為城下之盟，將滿蒙權利切實地，具體地奉獻於日本帝國主義，以爲其進一步滅亡全中國的憑藉，否則，日本決不能輕於停止獸行的擴大；二是中華民族要發揮自衛的人性，不願暫圖苟安，種下全體民族與整個國家覆亡的禍種，而一致起來拿鮮紅的熱血澆息日寇的凶殘砲火，積累的屍骸引起世界的人類同情。如果出於第一途，則青年何必讀書，讀了書更是傷心於萬劫難復的亡國慘痛，何況那時連讀書也不可能！如果出於第二途，則目前全國青年惟有從速武裝起來，預備與日寇斷殺，爭向前敵，競爲國殤，爲人類留正氣，爲未死同胞爭萬一生存的機會。故就目前日寇侵入國土之時，全國青年只有執戈衛國，求將來生存與讀書的機會，決不是埋頭讀書，可以解除目前亡國亡家的危難的。那嗎，目前應讀書來從容救國呢，抑應救國以求得讀書的機會呢，願我熱血青年靜心一思之。

(乙)科學救國說的似是而非 二十世紀是科學的世紀，國與國戰爭是科學的戰爭，救中國惟有科學，惟有青年埋頭於科

學的試驗室。這種議論真好聽，也真冠冕堂皇，只可惜忘記了目前中國的危局，忘記了目前中國的科學。現在說到中國來的科學，它的武器是世界最新科學的產品。至於我國的所謂科學，至少要比人差幾十年的程度，人以科學來，在最近時期我們實在沒有臉說也以科學往。日本第一步攫取滿蒙，第二步併吞全中國的計畫與實力，早已預備得停停安安，一旦機會到來，彼即長驅直入。我們中國所謂的科學家們在東抄西襲之後，究竟要經過若干歲月才能有點發明與貢獻，實在令我這個科學門外漢懷疑到萬分。現在日本殺進來了，我們來高唱科學救國，來策勵青年埋頭科學研究室，請問我們的科學在那裏，現在東北大學與馮庸大學的科學研究室入了何人之手？使日本的獸行再擴大到黃河長江珠江的流域，則全中國研究室均將一變而爲日兵拴馬之場。科學救國嗎，國已亡，科學還沒有影兒呢。此時抗日救國，其利器不在於舊式的戰艦與軍械，也不在於無紀律少訓練的軍隊，以此對日，真如以卵投石，而在於全民族不屈不撓的奮鬥氣概，而在於全民族奮爲玉碎不爲瓦全的犧牲決心。舍此無可奈何中比較能救急的辦法而不圖，却來在敵人殺入國內時高唱什麼科學救國，真可謂糊塗萬分。科學雖是不可不研究的東西，但在這時來策勵青年研

究，一則足以懈弛執戈衛國的努力，一則足以使偷惰苟安者有所藉口。青年們！快準備着從那種落後幾十年的科學研究室，走向與日寇做殊死戰的前線，犧牲自己，為後來同胞謀取從容研究科學的機會吧！

(丙)忍耐救國與公理救國的似是而非
天下事有可忍者，有不可忍者，所謂忍辱，其目的在於求存。現在日本殺進中國，就是看透了我們要忍將下去，我越忍，他越暴；我越退，他越進；勢非忍到退到亡國的地步不止。奮鬥而亡國，雖可痛心而不可恥；忍耐而亡國，既極痛心，又極可恥，何況奮鬥還可有幾分救國的希望。如果忍耐而有濟於事，則忍耐亦未可厚非，試問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豈是這種辦法所可消弭得了。倡忍耐救國者，其結果必致我同胞忍耐以亡國。至公理救國的說法，更是不知現在的世界是什麼樣的一個世界。公理何在？不在學者文人的腦際，而在大砲巨艦的身上；不在帝國主義者所操縱的國際聯盟，而在民族自衛圖存的血戰之場。某邊防長官說「我相信世界公理存在，故日本終有撤兵之日」。嗚呼，公理何嘗不存在，但要存在於有講公理資格的大民族。這資格在帝國主義者是準備好的大砲巨艦，在弱小民族是奮鬥中的積屍熱血。公理自身不能存在，要有東西來存在它

。如果只相信世界公理存在，而不能相信自身有實現公理的憑藉，則日本終無撤兵之日，中國終無生存之理。故現在的青年萬不能採取忍耐的無恥行動，也萬不能相信公理的飄渺力量，惟有一致地不忍，不耐，在日寇刀下組上掙扎，掙扎出一點公理來！

由此以觀，所謂「讀書」，「科學」，「忍耐」，「公理」等等說法，都只有片面的理由，都是妨礙國人，尤其青年，一致起來衛國的努力。青年們！你們如果甘心苟且偷生於這種傷心慘目的國家，則這些說法很可為你們引以自慰自解的資料，否則，你們便要特別戒嚴，特別打定主意，來肩負你們目前應肩負的救國責任！

十月十一日寫。

滿洲痛史(四)

江聲

十月十一日

日居留僑民，在滬虹口一帶大示威，辱我備至，後有大隊日軍保護。

日軍迫四平街施行市制。同日日軍抵營溝支路田莊台站。

滿講武堂器械，均運東京。同日復辟派雲集遼甯。

日政府因錦事後國聯與美政府活動特擬發二次聲明書，謝絕第三者要求。

日軍收繳吉垣商民槍械。

美鼓勵國聯，希望行政會善用權威；謂必要時，美國準備援用凱洛格非戰公約。

十月十二日

施肇基要求國聯派員調查。各國代表紛抵日內瓦，今夜即開非正式開始考慮特別會議。

日方計議提一對案，將滿洲作為國聯委託統治地，委日本代管。

日政府答覆我首次通牒，謂撤兵須有條件。我方二次通牒，要求立即撤兵。但外務省表示拒絕。

日政界要人著宿，深恐國際干涉，漸感不安。

日軍在瀋陽各城門埋設地雷，又鐵嶺城九日被日佔領。

瀋海路為日人強行改組。吉長路日軍組巡察隊。

日飛機到彰武縣。吉省歡喜嶺，日軍架砲，挖數十里戰壕。

十月十三日

國聯行政會特開會議開幕據云西外長勒樂因事回國，推定白理安代理主席。非正式會十時集議，某代表稱可抱樂觀，因中國聽從國聯，而日本又主張和平，可視為得解決之嚆矢。

施肇基發表激昂演說，英代表報告日

軍暴行。

日飛機追擊王以哲旅兵車，在打虎山投彈五投。

日飛機又到錦州投彈。並有飛機擾害北甯路線。

日軍分三批開山海關。

日人檢查遼吉郵件，瀋陽愈益混亂，

日本收回警察槍械、官銀號由日人操縱。

恭親王代表溥儀來此活動復辟甚力。

日軍進昌圖城，佔領各機關，組織自治會。

。

日軍大部向新民集中，似有西進模樣。

十月十四日

國聯行政會秘密會議結束，決請美國代表列席。日本在國聯堅持直接交涉。白

里安告中日二方，維持和平態度。

張海鵬與日方訂密約，率蒙軍侵黑省、黑軍奉台向東退。

蒙匪襲擊通遼，日飛機助戰。

日兵車開新民，步騎兵到馬山家子下車，以剿匪為名，搜索各村莊。

。

十月十五日

日本意圖延宕，擬請國聯派委員團來華，作一般的調查，延至明春再行決議，

一面準備直接交涉。

日本不贊成美列席國聯，竭力避免外來干涉。

于兆麟旅炸毀江橋，與張海鵬軍激戰，日飛機到龍江視察。

日飛機轟炸通遼車站，又日朝人指揮下之胡匪數千竄擾大通沿線，日派飛機偵察。

。

日本封鎖大連，暗中輸運軍隊。

日軍在新民挖掘戰壕甚長，增兵新民皇姑屯巨流河等處，似有取山海關野心。

長春日軍建築大飛機場。

日本軍人派決定對華方針，圖獲東省自由居住權，以門戶開放哄騙列國。

營口日領館主持營口政務。又瀋海路保安維持會、受土肥原監督。

。

。

。

。

十月十六日

國聯理事會今夜以十三票表決請日內瓦美總領事吉爾白列席理事會，芳澤投反對票，並提出措辭強硬之抗議，謂須全體通過方能有效。

美政府因恐開罪日本，故胡佛似有拒受請書意，但美政府尚未表明態度。

日本放出退出聯盟空氣，堅持直接談判，不容外界干涉。

沈昂路戰仍烈，張海鵬軍腹背受敵，日飛機助張軍作戰。

日軍近在瀋，積極備戰。土肥原任瀋海路監事長，日內瀋海路與南滿聯運通車。

日軍指揮蒙人包爾亨率蒙匪千餘襲攻彰武，被張樹森旅擊退。日飛機六架，顯

與蒙匪合作，轟炸我陣地。

長春吉林教化等處日軍，強制徵發我國人，從事建築飛行場道路等工作。

日人企圖佔有東北礦產。

某外人談，國際對華形勢危險，惜中國外交平時無政策，臨時不知所措，國聯既不足恃，中國仍迷戀不捨，最後失敗，挽救無及，中國外交，應速圖之。

日本政府公佈日軍出動滿洲經費，由昭和六年度第二預備金支下一百三十八萬四千六十七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月十八日

國聯現陷於僵局，有召集特別會議之擬議，電請中日注意非戰公約

新民城外南台子村十六晚有日人指揮胡匪二百餘名來攻，十七日晨被陷，全村

十九號殺，婦女被污，三百餘戶，頓成一片焦土。

日人計劃沒收東北各路，悉改南滿路改裝。

東省官銀號，邊業銀行，均由日人指揮管理。

瀋陽日軍積極準備軍事，附屬地掘有地窖，渾河沿岸設炮位。

遼吉日軍，建築冬日營房。

十月十九日

今日國聯理事會授權白里安，與中日代表直接商榷，求覓一能解決滿案辦法。

路透社探悉日本代表團之提出解決滿洲難題之計劃，計有五點，內容未披露。但若得同意，則既可免直接干涉，且可使日本輿論壓滿。此種計劃，與行政會所擬之方式，將為今日討論之根據。衆信五點中，有一點涉及中國造一鐵道，與現有瀋陽鐵路成平行線之問題。此難點之可能的解決方法，或可於此路完成後，由中日合管中得之。

國聯擬要求日本限期撤兵，日代表表示反對，直認日軍將佔領中國領土，不到時不即撤退。並援引英國前此派兵來滬事，以消觀聽，而難英方。

日軍自強佔瀋陽後，所有到達瀋陽我國各鐵路，概行改組，強迫通車，並自行毀路造路。

營口日軍增加，有進窺溝帮子模樣。日艦過長江武穴時，高呼打倒中國口號。

日本果足畏乎

龔德柏

一·絃言

自暴日入寇以來，全國上下悲憤達於極點，主戰之聲，遍於全國。然有一部分人士對於強弱之勢，尙懷疑慮，不敢公然主戰。吾人亦非謂中國兵力優於日本，然在今日之複雜國際關係中，苟外交上，經濟上，財政上無相當準備，雖有強兵，亦無所施其技能。蓋日本之強，非自今日始，而中國之弱，尙有甚於今日者。而中國之所以能生存至今者，無他，國際關係及經濟財政情形不容日本之吞併也。然今日外交上經濟上財政上日本之地位，較任何時代爲劣，而其軍閥竟不暇擇，出此暴舉，若中華民族，尙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不敢執干戈以衛其國家，則此種民族，除沉沒於太平洋海底外，實無在現世紀生存之價值。而况一般人所懷之疑難，並非真疑真難，一經解釋，當渙然冰解，三國演義載劉備兵敗江夏，諸葛亮赴吳求救，見孫權慮曹操兵多未敢決策，亮將曹兵雖多不足爲慮各點，解釋明白，而孫劉與之交戰，曹兵以敗。今日中日關係，亦何以異是，吾人不敏，由外交上經濟上財政上及日

本人民思想上，說明日本之真相，以解吾國人之惑，或於中華民族之興衰，不無關係也。

二·由外交上言之日本萬無

勝理

日本嘗戰勝中國矣，又嘗戰勝俄國矣，然何以有此勝利，則實外交上之勝利，而非軍事上之勝利。蓋中日之役，在朝鮮事起後，陸奧宗光之外交政策，在外交上固佔被動地位，在軍事上則佔主動地位，故日本欲出兵，則誘中國使先出兵，待華兵既出，而日兵則源源而出。一方對於各國，則卑辭厚禮，務使對於中日事件，無絲毫干涉餘地。其後雖招三國干涉，然實日本野心過大有以致之，使日本於講和會議時，只奪去台灣，而不涉及遼東半島，則三國干涉決不致發生，此稍治歷史者皆能言之。俄日之役，小村壽太郎先結英國以爲同盟，復結美國以爲友邦，故終俄日之戰，日本不特外交上受英美之援助，而財政上亦受其重大援助，最後若非羅斯福大總統早提議和之議，日本亦不免戰敗之辱，此亦日人所自承者也。然反觀今日，日本在外交上之地位則何如？因其行動違反國際聯盟規約華盛頓九國協約及非戰公約，故招國際聯盟，美國之干涉，世界雖大對於日軍之行動，並無一人表示同情者。

自近代國際關係成立以來，兩國相爭，自始即是非明瞭，受全世界之攻擊，未有如此次之日本者。雖日本對國際聯盟之干涉，拒絕接受，而國聯第二步之辦法，現在尙未明瞭，然自國聯成立以來，所遇重大問題，當以此次爲最。若此次事件國聯不能解決，則國聯即喪失其存任之根本理由，故國聯爲保持其尊嚴計，必有進一步之辦法。今即假定國聯對於日本毫無方法使日本悔禍改行，然根據國聯規約第十六條，當能予以經濟上之制裁，茲爲易於了解起見，將第十六條第一項前段引用於左：

違反第十二條（即此次中日事件所適用之條文）第十三條或第十五條之規定，而訴諸戰爭之聯盟國，認爲向其全體聯盟國宣戰，其他全體聯盟國，對該違反國，應即斷絕一切通商上及金融上之關係，禁止本國國民與違約國民間之交通，……（該條約二項係規定用兵力裁判）

日本此次行動，至少當然應適用此條，已無絲毫之疑義，如此，是使日本還於原始時代之孤立狀態，試問在現在經濟複雜情形之下，日本能忍受乎，雖美俄兩國非聯盟國，然美國既已接受聯盟之決議，並根據非戰公約及華盛頓九國協約，而單獨向日本干涉，則美國至少當亦與聯盟各國取一致步驟，自不待言。俄國對於日

本之行動，亦表示極端反對之意，報紙之攻擊日本，較任何國爲甚，聞加拉罕對華代表莫德惠曾有懇切之表示，對於日本所宣傳俄日有諒解之說，甚爲憤慨，亦足見俄國之態度也。是世界雖大，並無一國非日本敵國，若日本在此與全世界爲敵之狀況下，尙能得到最後勝利，則世界將成爲日本之世界，恐無如此便利之事，而況日本之真意，係在先併滿蒙，然後藉滿蒙之資源，以對美對俄，美國俄國並非愚癡，必不能讓日本從容併吞滿蒙，貽禍自身，決乘中日戰爭時，將日本解決，以去後患無疑，故在今日之國際關係上，不論如何爲日本着想，亦殊無絲毫制勝之道也。

二、由經濟上言之日本萬無勝理

在歐戰時，德英兩國被世界封鎖，能支持四年半之時日，因其國內有豐富之資源，凡戰爭所需要之物品，國內皆能生產，加以有優秀絕倫之科學技能，發明種種德國所缺之物資之代用品，然而終致因物資缺乏而失敗，足見國際封鎖力之堅強。今以日本與德國比，無異狗與象比，凡稍明國情形者皆能言之。蓋戰爭所必需之物資如鋼鐵煤油棉羊毛，日本國內或產量甚少或全不生，苟一經國際封鎖不能由他國運入，不須半年，日本之大陸軍大艦隊皆成廢物矣，今試分項說明於左：

甲。鋼鐵，據民國十八年之統計，民國十七年間，日本使用鋼鐵一百八十萬一萬噸，使用鋼材二百四十三萬八千噸，計日本產銑鐵一百一十零一萬噸，鋼材一百七十零三萬噸，其餘不足之數，概由外國輸入，計一百四十餘萬噸。然其生產數內，並非完全出自日本鐵礦，而遼甯省之鞍山製鐵所所產，佔大部分，大冶所產之鐵礦，運往日本製成鋼鐵，亦算爲日本自產，其所謂輸入者係指由英美德三國輸入者而言，今假定日本與中國開戰，日本需用鋼鐵材料，當二倍或三倍於今日，而中國大冶所產之鐵礦，當然不許其再輸往日本，今即假定日本國內及在日軍支配下之遼甯鞍山製鐵所，每年共能生產鋼鐵二百萬噸，所不足之六百萬噸至一千萬噸之鋼鐵，當然須由外國輸入，然全世界之國，皆認日本爲敵國，而日本所由輸入鋼鐵之英美德三國，又爲此次主持公理之主要國，斷不致輸運鋼鐵於日本，以助其侵略戰爭。日本既無鋼鐵以補充其軍需品，則半年或至多一年後，軍需品必大感缺乏，日本之大陸軍，必成廢物，中國乘勢加以攻擊，日本雖欲不敗，其可得乎？

乙。煤油，據民國十八年統計，民國十七年間，日本共使用煤油二千七百六十七萬五千五百九十一箱，其中二千一百一十五萬七千八百九十二箱，係由外國輸入，日本國內只生產六百五十一萬七千七百餘箱，是輸入者約占生產者之三倍。設一旦開戰，日本所有大軍艦，皆須開動，而用煤油，當達現在之二倍或三倍，除日本自產之六百餘萬箱外，不足之四千餘萬箱以至七千萬箱之煤油，經由外國輸入，而平日供給日本煤油之主要國為美國，而英國次之，英美兩國俱為此次主張公理之國，當然能實行國聯規約，斷絕日本煤油之供給。日本既無外國之供給，待現存之油消費後，其大軍艦即無法使之活動，亦與死物無異，時現世海軍國，必勢加以攻擊，而使其海軍全滅也。

丙。棉花 日本為不產棉花之國，每年製造火藥，及紡紗所用之棉，皆輸自外國，計民國十七年，由美國輸入棉花值二萬四千五百九十二萬六千餘元，由印度輸入二萬三千二百二十六萬七千餘元，由中國輸入四千九百二十五萬九千餘元，由埃及輸入二千八百六十八萬三千餘元，此外由荷領印度法領印度海峽殖民地，各輸入少許，若一旦開戰，英美必斷其棉花之輸入，日本非有棉花，不能製造火藥，即假定將現存之棉概存以製造火藥，然為數有

限，不特不能支持長久，且各紡織工廠，因無棉花，實必停工，而現在從事紡織之百零九萬工人，必完全失業，不特影響日本綿布商場，且必惹起重大社會問題，而日本之經濟組織及社會秩序，必完全破壞，在現代化之工業國家，此種情況，必危及國家根本，日本雖有強兵，何能為力，而況強兵巨艦，因無鋼鐵煤油，已成廢物乎？

丁。羊毛 日本為不產羊毛之國，民國十七年間，日本輸入羊毛一萬一千一百八十五萬六千餘元，輸入毛織物一千九百五十九萬餘元，若一旦開戰，軍服軍氈所需羊毛尤宜，如欲以棉織物代用，亦因無花而感困難，而平日供給日本羊毛之國除中國外，則為英領澳洲。中國既與開戰，當然無由供給，而英國亦必於此時斷絕其羊毛之供給，則一年之後，日本軍隊因無軍服軍氈禦寒，何能作戰，拿破崙攻莫斯科之往事，當復見於今日，雖欲不敗其可得乎？

戊。日本生絲無由輸出，日本為出產生絲之國其國民生計，大部分由生絲所得之價維持，國內產業，除米一項外，未有較生絲更大者，每年所得之價，在七萬萬元以上，而輸往美國者，則在百分之九十六四上，其價額約在七萬萬元左右，故日本貨物之輸出國以美國為第一，約在百分之四十以上，中國尚在第二位，約百分之二十二左右，設一旦開戰，日本生絲當然不能向美國輸出，即此一項，已足制日本國民之死命，其何能支持久長耶？

以上所述鋼鐵。煤油。棉花。羊毛。皆軍事所必需。日本咸缺乏甚巨，或全不生產，以此種情形言戰，殊不自量。又加以國民生活巨源之生絲，無由銷售，全國大部分人民，必歸破產，而況既以世界為敵，世界與之斷絕一切通商及金融關係，日本根本即無由生存，尚何能戰之有，故由經濟上觀之，日本絕無獲勝之理也。

(未完)

本刊編輯部啓事

本刊發行以來，頗受讀者愛護，同人當益加策勵，充實內容，以副讀者期望。凡有來稿均所歡迎，惟篇幅有限，恕未能即為盡量發表，尚希鑒諒。本刊為明立言責任計，凡來稿須開明真實住址，發表時並須用真實姓名。否則礙難發表也。

對日作戰

陳啓天著

本書對與日本作戰的種種理由，發揮極其透澈，讀此即知抗日救國只有對日作戰。定價連郵費一角。由本報發行。

救亡兩大政策

王造時著

本書盡量發揮對日作戰及取消一黨專政兩大救亡政策，言人所欲言而不敢者。定價一角。新月書店發行。

一致抗日問題

諸青來著

本書於一致抗日必須取消黨治之理由發揮盡致只須郵票一分由本報代贈。